

艳若桃李的女郎 献身于冷酷的职业

遭受了…… 惨绝人寰的蹂躏

怨女喋

[法] 普隆 著
金 宏 译



中國人民日報

婦女報



圣

帝亚哥·吉默奈兹悄然无声地下到了水泥过道，它通向在理希蒙特山监狱地下挖成的八间秘密单人牢房。因为他长得强悍、块头很大，G2（C国的反间谍机构）的伙伴送了他一个“魔王”的绰号。他蓄着平顶式头发，并且总是剃得十分得体。这是一个靠暴力解决一切的角色。他的短袖花衬衣，好象随时都会被他那块块饱胀的肌肉撑破。粗布长裤紧紧包着他那肥硕的屁股，只是因为脚穿篮球鞋，他才得以十分灵活地在贼亮的、狭窄的夹道里走动。过道里每隔五米就有一只无罩大灯泡，射出强烈的光，通向这一“特别监狱”的大门总是锁闭的，只有圣帝亚哥·吉默奈兹和他手下的人才有关键。它由一位手握卡拉克尼阔穴枪的格林纳达士兵把守着，目的是为了阻止“一般监狱”里的那些看守对这因为阴森恐怖而扬名的部门感兴趣。特别监狱里的囚犯不造名册，隐没姓名，他们被蒙在被子里，装在格林纳达G2的车内，在夜间运进或运出去。其中有一名犯人，在被处决前曾在这里囚禁了两年之久，可他家中竟然没有一人知道他的情况。

魔王吉默奈兹在七号牢房的门前停下来，脸贴着窥视孔，向牢内张望着。

这是命运的嘲弄，这些单人牢房是厄利克·凯里下令建造

的。它是用来关押“NJ”运动的成员和政变的组织者的。当时，尽管厄利克·凯里有点乱了阵脚，但他仍不顾令人焦虑的预感，宁肯跑到联合国去，到那里发表一份关于他的癖好——飞碟的声明，而他的反对者们攫取了政权……此后，他的支持者中未能逃到特立尼达或者美国去的人，便被投入了理希蒙特山的单人牢房。这里可以远眺圣-乔治锚地的绮丽景色，就象它们的那些看守厚颜无耻地提起人们注意的那样。实际上，监狱建造在几百米高的陡峭的悬崖边上，俯视着港口和小小的首都。特别监狱的囚犯，他们是无福观赏这美景的。他们的囚室是在岩石中凿就的，没留一个朝外的门窗洞。室长三米，宽二点五米，里面只有一只便桶和一张草垫。

透过窥视孔，魔王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囚犯。这是一个白人，身上的一条米色运动短裤血迹斑斑，撕得稀烂，深深凹陷的双颊上长满了花白胡子，污垢把他的头发粘在一起，就象来路不明的冒险家编起的棕色长发。他被吊在天花板上，双脚悬空，头低垂在胸前，双手被捆绑在背后。一条捆住他双腕的绳子，吊挂在天花板的一只钩子上。它牵着他的双臂，使他的锁骨关节断离，时断时续的苦痛折磨着他，使他处于昏迷麻木之中。经过了三个星期的酷刑折磨和饥饿，马尔科姆·希德里只剩下最后的一点意志了。但就是靠这一点点意志，便足以抵御折磨他的那些刽子手了。他并不年轻：62岁，但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在盖世太保的学校里学习过……在意识清楚的时刻，他在想，如果德国人不退让的话，这群凶残的人是永远不会这样得逞的……

圣帝亚哥·吉默奈兹用钥匙打开牢门。马尔科姆·希德里成功地忍住了，没有睁开眼睛。在这个时间，探视只能表明是一次附加的磨难……因为每天只给他吃一餐饭，而且是在中午前后。所谓的饭，就是几只香蕉，一点儿米饭或者几块红薯，还有就是污水。

圣帝亚哥·吉默奈兹进来后把门关上。他肤色很深，嘴唇象黑人的一样宽厚，与他的脸色浑然一体。魔王可以说与格林纳达人一般无二。他最近才到C国情报处组织的第十五处工作，该处负责在肉体上消灭那些逃往国外的C国的政敌。随后，他擢升为G2的一个队的负责人，这是C国的一个反间谍部门。

NJ组织刚刚夺得政权时，首先想到的是要组织一支强有力的政治警察队伍。

绰号叫“魔王”的圣帝亚哥·吉默奈兹担任此项使命的负责人。看他的肤色，人们很容易把他当成格林纳达人。他的小队驻守在距国家警察局总部百米左右的圣-乔治山的半山坡，一个叫“群獠”的地方，那里曾是在逃的独裁者、当地盖世太保的旧址。所以他们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魔王吉默奈兹的小分队由三十多人组成。他们这栋用水泥支柱架在空中的小楼，与长老会教堂相毗邻，位于丘奇大街上，它很快便因其阴森可怖而扬名四海了。

圣帝亚哥·吉默奈兹绕着囚犯慢悠悠地踱着步子，仔细审视着鞭笞、烟灼以及棍棒落在这近于赤裸的瘦骨嶙峋的身体上留下的累累伤痕。然后他停下来，攥着他那大拳，照着囚犯的下腹给了一下。

“睁开眼，外国佬！”

马尔科姆·希德里禁不住颤抖了一下，然后慢慢睁开眼睛。哪怕是再轻地碰一下他那遍体鳞伤的身子，也会让他痛苦难当。魔王非常得意，露出满意的微笑，颗颗牙齿好象要吃人肉。

“太好啦，外国佬！今天晚上你一定得开口。你就要自由啦。你就可以回到你那漂亮的别墅去了……”

马尔科姆·希德里，英国公民，象几十名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五年来一直住在岛南端的一栋别墅里，它俯瞰普莱克利海湾，位于格林纳达的住宅区朗索则比纳。可这些人自1979年起，几乎都逃离了这块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此处绝大多数的房子簇拥在茂盛的草木和千姿百态的热带花草之中，在这与外界隔绝的、恬静的小山包上向下眺望，是自然形成的小湾汊和小港。这是过甜蜜而欢乐的隐退生活的十分理想的所在。

这位英国人之所以选中这块天堂般的地方，完全是想在他的帆船和由斯堪的那维亚的金发转为深棕发的温情女人中安度晚年的。既然是个小岛，他的乐趣便转到了肉欲方面的满足上面，他的蚊帐里保证总有新的女客人。

“虫豸！”

因为马尔科姆·希德里又闭上了眼睛。古巴人盯着他，黑沉的眸子里闪着愤怒的光。

一周来，圣-乔治的小小外交部里电报堆积如小山。马尔科姆·希德里的朋友们对他的失踪深表不安，他们已经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大不列颠大使馆。格林纳达当局清楚，兼管格林纳达的英国驻特立尼达领事——因为除C国和委内瑞拉之外，此

处没有别的国家派驻大使，马上就要到来。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应该让马尔科姆·希德里再次露面。如果英国人发现了秘密的话，势必会引出很大的麻烦。所以，彼得罗·夏玛科上校指示魔王吉默奈兹³⁰，要不惜一切代价让这个英国人开口。

魔王出神地凝视着被他折磨的对象，心中十分烦躁。他绝不相信一个弱不经风的退休者能经得住如此折磨。当然，在他的酷刑之下，他也曾喊叫、多次昏厥、呕吐，可是圣帝亚哥·吉默奈兹所期待的话，却一句也没能从他的嘴里挖出来。

和他接头的，提供情报的人的姓名。

逮捕马尔科姆·希德里是在格林纳达实行群众侦破所取得的最初成果之一。N J组织的狂热分子在每个村庄、每个区，以保卫革命委员会的形式组织到一起。他们的成员就是格林纳达G2的耳目。他们的目的是：监视和揭露那些反对派的举动。他们断定，每一个外国人都代表一个重大的间谍案。就这样，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他每天在圣-乔治墓地追捕蜥蜴，发觉马尔科姆·希德里十分频繁地光顾某一个地方……情报一级级地传到圣帝亚哥·吉默奈兹的手中。他的同伙对英国人取得的条子感到震惊，它声称下次将递交一份爆炸性的文件：C国和格林纳达之间的秘密协议。

开始时只不过是区里的揭发，最终竟演变成国家大事。因为，只有革命委员会的十四名成员和政府成员才可能有此协议。故此，他们全都是涉嫌的。

自从把马尔科姆·希德里投进理希蒙特山监狱里的第七号单人牢房以来，无论是在圣-乔治还是在C国首都，很多人

此心绪不宁，睡不着觉。

G2的真正老板斯达尼斯拉思·彼得洛希安，命令下属要每天向他汇报情况，要不惜一切代价挑出这根“刺”来。

圣帝亚哥·吉默奈兹清楚，对失败的惩罚将是把负责人发配到非洲的腹地去执行任务。所以，他每天都向夏玛科上校夸耀他审讯的成绩和突破。只是要等抓到罪犯之后才能结案。

他向后退了退，横肉块块饱胀，运足了全身的力气，一拳向囚犯的胸口打去。他感到已经打到了他的脊椎骨，因为后者是那么瘦骨嶙峋。马尔科姆·希德里蓦地一惊，张大嘴巴发出惨叫。他吐出了一些胆汁，随后身子一软，又昏了过去。

“卑鄙的外国佬！”魔王咬牙切齿地嘟哝着，“你等着瞧吧！”

他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个类似科幻小说中描写的武器：一根一米长的白塑料棒，棒的一头有一个黑匣子，上面是黑色的手柄，另一头是一个蓝色的圆管，里面露出两根黄铜的电极。这就是人们说的“毕卡那”。

魔王吉默奈兹把电极推到囚犯的右腰上，然后推上手柄上的黑按钮，电极发出嗡嗡声，迸出火花。马尔科姆·希德里圆睁了眼睛，发出撕人心肺的惨叫，全身不住地颤抖着，电极的震颤使他全身肌肉强直痉挛。

C国人移开电极后，这种痉挛仍在继续，无法控制住。马尔科姆·希德里发出断断续续的痛苦呻吟。

“外国佬，”吉默奈兹大汗淋漓，威胁说，“你自己决定吧。我可不能一个晚上都玩这把戏。要把文件交给你的人到底是

谁？”

英国人停止了抖动，静静地呆着。这间狭小的牢房里燥热难当。尽管早季姗姗来迟，太阳下还是有三十度，而理希蒙特山是没有空调机的。马尔科姆·希德里好象垮下来了，可是吉默奈兹很了解他，是绝不会相信的。他稍微恢复了一下，然后转到他身后，猛地将电极抵到了他的左耳后部。

马尔科姆·希德里发出了可怕的叫声。他上下颌的肌肉马上急剧地抽搐起来，使得上下牙可怕地打起架来。他大叫着，觉得自己脑袋好象要炸开一样。他在绳端拚命地扭动着，象一个脱了臼的木偶。魔王失望地咒骂着，把电极拿开。

“你很喜欢毕卡那是吧？”他说，“那好，还有你受的！你要么开口，要么等着上西天……”

他又转到囚犯的面前，一把扯下遮住下身的撕得稀烂的短裤，然后细心地将电极插到睾丸底下。

“不，请不要这样。”马尔科姆·希德里恳求道。

C国人按了黑色按钮。囚犯发出了疹人的嚎叫。他痉挛的双腿舒展开，在半空中乱踢乱蹬，想要缩成胎儿状。尽管他扭动得很厉害，C国人始终把电极牢牢地按在原处。马尔科姆·希德里面色死灰，不停地嚎叫着，两眼暴突。乱蹬时，他当胸踢了魔王一脚，使他失去了平衡，松开了电极。英国人蹬了两脚又挣扎了几下，然后就静了下来，涎沫顺着嘴角淌出来。魔王非常恼火，用毕卡那对准他的腹腔神经丛重重地给了一下，使囚犯又一下痉挛。然后他放下手中的凶器，揩头上的汗。倘若他能够用那双大手把囚犯撕碎的话，他早就会干啦。他还从没

遇到过如此难对付的受审者。唉，遗憾的是他没有这个权利。G2是个纪律十分严明的组织，再说夏玛科上校是绝不允许无纪律地胡来的。

“把名字告诉我好吗？”吉默奈兹重复问着，“然后我把你放下来，你美美地睡一觉。明天你就可以回家啦……”

马尔科姆·希德里无力回答他的话。他隐隐听到施刑者的问话，耳朵里嗡嗡地响，难忍的剧痛还在折磨他全身的肌肉。他鼓足了最后的一点力气坚持着。

他们肯定要放他，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外面肯定很关心他的情况。他已经记不清在牢里的天数，但知道已经很久，很久了。响声把他惊醒过来，这是他牢房的关门声。他眯着眼，朦朦胧胧地看着，心中充满了喜悦。因为魔王的粗壮身影已经消失。施刑者歇手了。一下子，他感觉到好象是在非常舒适的吊床上休息而不是象挂在屠夫钩子上的一块肉那样被吊在那里。

听到开锁的声音，马尔科姆·希德里睁开眼睛。惊恐感突然又使他心里阵阵发紧：魔王又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名士兵。

“放在这儿。”

魔王的命令更增加了马尔科姆·希德里的恐惧。肩上斜挎着卡拉克尼阔夫枪的士兵把一只大木水桶放到地上，然后朝着吊在牢房中央的囚犯胆战心惊地偷偷看了一眼，出去了。格林纳达人并不凶残，也不好斗，而且胆子很小。刚开始时，从八

点钟开始宵禁，可是一到五点，圣·乔治街上已经渺无人迹了。

牢房的门在士兵身后锁上了，发出瘆人的声响。魔王朝遭难者瞥了一眼，目光中充满了恶毒。

“我要让你象在特立尼达狂欢节上一样地跳！”他吼着，“你什么时候开口说话，我就什么时候歇手……”

他提起大水桶，把里面的水泼在英国人的身上。一开始，温水浇身使马尔科姆·希德里很惬意：因为自他进到狱中以来，就没有让他洗过澡。但马上他就明白了这个刽子手的真实意图。水使他的整个身子成了导体，痛苦将是不堪忍受的。

“看在上帝份上，”他呻吟着，“请住手！”

圣地亚哥·吉默奈兹停了下来，“毕卡那”距英国人的缩在棕色毛里面的阴茎头部只有几公分。他的利齿中又发出了狰狞的微笑。

“OK。叫什么名字？”

马尔科姆·希德里闭上眼睛，凭着意志战胜自我，不动摇，屏住呼吸，准备承受即将来临的所有折磨。

魔王仔细地往前伸着电极，去触阴茎，现在金属球已经抵到最脆弱的部位了。电流的冲击很强，它足可以击毙小动物，已经在马尔科姆·希德里的全身扩散开，直到他的每一个指尖。他眼睛暴突，在呻吟，在嚎叫，他双腿在空中踢蹬着，由于这突如其来的电击，他扭动着身子，痛不欲生。魔王很难把电极对准部位，但是这一次，他下决心要撬开囚犯的口。

在绳端扭动的同时，英国人回忆起自己用拉网捕鱼时提到

的梭子鱼，它们就是这样在船的甲板上扭动、摔打，在死前拚命地抽打尾巴，挂在尖钩上的嘴巴大张着。

马尔科姆·希德里时而声嘶力竭地喊叫，时而低声呻吟，不连贯地蹦出几个字来，他在发誓，在祈祷，在哀求。

“说出名字来！”C国人又重复了一遍，“说出来我就住手！”

马尔科姆·希德里突然呕吐起来，身体剧烈地痉挛，大张着嘴。魔王突然以为自己胜利了。可是张开的嘴巴已经合不上了，而且紧接着双腿伸直，再也不动弹了。英国人的头垂在了胸前……赶紧，圣帝亚哥·吉默奈兹松了手，把凶器放到一边，此时，他想安热拉想得发狂，她是个迷人的小混血儿，正在他的家中等他。眼前的惨景使他产生了专横急迫之心，他要马上向一个漂亮温柔的女性发泄一下。在等囚犯恢复知觉的同时，他点燃一支烟，借以遮住呕出的秽物的难闻气味，但就在这时，他发现受刑者很令人生疑地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他心中忐忑不安，走近囚犯，把耳朵贴在他那满是汗水的胸前。完啦，没有丝毫的心跳声。他转过身去，又捡起电极，把它按到生殖器上。这一回，囚犯的身子没有丝毫反映，就象电极按到了墙上一样！

“他妈的！”

他怒火中烧，把凶器往地上一丢，对着死者的胸部就是一拳。英国人把用生命保住的秘密带到另一个世界上去了。

圣帝亚哥·吉默奈兹怒气冲冲，猛地拔出挎在腰带上的一大砍刀，割断吊着马尔科姆·希德里的绳子。他把草垫上的一床烂毯子扯过来，把尸体裹在里面，把它扛在肩上。现在要运用G2为此种情况预先安排好的办法了。他打开单人牢房的门出来，再砰地把门关上，又来到了过道里。一名士兵赶快给他开门。在擦肩而过时，圣帝亚哥·吉默奈兹对他瞥了一眼，说道：

“把他转移。”

士兵紧闭着嘴，害怕得扭过头去。圣帝亚哥·吉默奈兹脚步沉重地爬着通向外面的踏步，他出现在监狱内院的左边。他的丰田车就停在那里。他把尸体扔到车子后部，随后也上了车。汽车大灯一亮，由另外一名黑色贝雷帽一直戴到耳朵上的士兵把守的栅门打开了。绝不会有人到这条斯奈格路上来冒险，这是一条通往监狱的土路，前面竖着“禁区”牌子替它挡驾。

魔王从旁边的医院前驶过。

通往下城的路呈之字形，坑坑洼洼，没有一个人影，但是，由于U字形的弯很多，车子无法开得很快。魔王最后把车开到加里纳热，这是圣-乔治的一个小港。这里也没有人。丰田车沿着海岸开了一段，然后开上了通往圣-乔治的陡峭的扬格大街。这是一条单行线，但魔王毫不理会。然后他又拐到丘奇大

街，驱车风驰电掣般地在两名守卫他的指挥所的哨兵面前掠过，把丰田车停在绿顶大楼的下面。楼下的水泥柱子间的空地是G2用来停车的。

圣帝亚哥·吉默奈兹上楼，朝负责警戒小军械库和办公室的警卫室走去。里面两个人正在小床上睡觉，两个人在玩多米诺牌，他们的卡拉克尼阔夫枪斜靠在桌子旁。

自政变以来，里面一切照旧，没有任何变化。魔王吼了起来：

“起立，婊子养的！有活要干！”

他的脾气很坏。他对着其中的一个床架踢了一脚。他手下的人睡眠惺忪地望着他，打着哈欠，还不时地揉着眼睛。其中的一位格林纳达人对着瓶子喝了一大口罗姆酒。他们一般晚上很少有事干。

“快去准备船。”魔王命令道。

一艘绿色小快艇悄悄地驶离沃伏路，在一艘荷兰货船的尾部溜过，穿过码头，为了避开乔治堡的海岬，取道南行。格林纳达拥有三艘同样的小艇，是利比亚提供的，用于海岸线的巡逻。其中的一艘分给了圣帝亚哥·吉默奈兹的小分队。艇的前部，有一桅杆可以用来安放重机枪，不过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因为在第一梭子弹射出后，前甲板十有八九会散了架子。

魔王吉默奈兹坐在快艇尾部舵手的位子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还在气呼呼的。已经是半夜一点二十分了。除吉默奈兹外，艇上还有三个人，其中包括船长。向正西方向疾驶了两

海里之后，他们又在圣-乔治湾内，沿着海岸朝北，朝着圣-埃洛依角行驶。

他们又这样行驶了半个小时，然后吉默奈兹拍着船长的肩膀。

“减速！”

他走到甲板上，一只手拿着一副挠钩，另一只手拿着手电筒。他俯在舷墙上，仔细观察着海面。在几百米远的地方，手电筒的强光柱照到了一个白色的浮筒。圣帝亚哥·吉默奈兹在船舷上拖着挠钩，当快艇经过浮筒旁时，把它勾住了。

“停车！”他喊道。

小艇利用余速滑行了一段距离。海面静得出奇。魔王手下的两名士兵开始忙碌起来，用力拖着挠钩的缆绳，将一个长约两米、用铁丝编成的长方形大笼子拖出水面。这是一只捕蟹虾用的笼子。他们把它放到甲板上。在里面，有一打左右暗绿色的甲壳动物正在缓慢地摆动着它们长长的触须。魔王在他的一个手下人的照射下，解开几个铁丝扣。这口大笼子是特制的，除了有圆的活动门让蟹虾进去之外，还有一个可以按照它的长度完全开启的盖子。他把它倒翻过来。然后到船尾去找马尔科姆·希德里的尸体。魔王动作敏捷地用大砍刀把捆尸体的绳子割断。他拖起尸体，把它塞进笼子里，盖上盖子。剩下的事留待蟹、蟹去完成了。一周之后，尸体就会完全准备好，等着被人们“发现”了。

两分钟之后，笼子又被送回了海底。小快艇调头回去。渔民被告知过，他们是绝不会到这个海域来的。圣-乔治是座小

城，大家彼此都认识。

魔王从驾驶室里出来，走到快艇的前部。繁星满天，夜色很亮。可是他内心烦躁不安。因为第二天早上，他一定得去向夏玛科上校汇报。即将到来的会见将是很难熬的！魔王很可能会因为过分殷勤而受责备，弄不好还会远离这天堂般的小岛，被分配到安哥拉或者埃塞俄比亚的腹地去。马尔科姆·希德里已经死了，再也不可能拔出“刺”来了……魔王凝视着越来越近的圣-乔治的万家灯火。幸运的是他马上就可以见到安热拉了，总可能有段时间忘掉这惨淡前途了。

圣地亚哥·吉默奈兹加大丰田车的油门，沿着V字形路，爬上绿树成荫的韦尔代尔山。这是个僻静的地方，它居高临下，把圣-乔治尽收眼底。他住的地方在一条死胡同的尽头。他在一堵水泥实心墙前停下车，跨进一道窄门。在昏黄的灯光下，他的两名下手坐在地上，靠着一只装满空啤酒罐的大油桶，正在玩一副油污的纸牌。他们的武器斜倚在身旁的墙边。第三个人，骑在墙上，在黑暗中担任警戒。魔王的住所就是这样日夜被守卫着。他推门进去，穿过起居室，走进靠一台大电扇消暑的寝室。

安热拉趴在床上睡着了，浑身一丝不挂。她的咖啡色的身子十分迷人。身材苗条，但不失丰满，臀部线条呈弓形，圆圆的，恰到好处。除此之外，从后背看去，人们往往错把她当成一位乡下蓄环形髻发的小伙子！

脸蛋的秀气和俊美弥补了这一特征。魔王一下子把烦恼都

丢掉了。安热拉是格林纳达最漂亮的姑娘。这是一件战利品……她曾经是一个“杂种”的情妇。魔王使其免遭铁窗之苦，而把她安置在自己的床上。安热拉以一种奴婢般的温顺接受了这一主人的变更。她确信自己的姿色，以惊人的愚蠢，用她那双懒散又富有挑逗性的大眼睛，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外部世界。

圣帝亚哥·吉默奈兹脱掉球鞋，象逗狗一样地用脚轻轻推她。安热拉低声抱怨着，但没有醒，只是滚到床的另一边。她露出嘴巴，嘴唇肥厚，半张的嘴里是排列有致的颗颗白牙，这些使魔王生出了执着的古怪念头。他脱下衬衣和长裤，跪到床上，对着入睡者扑上去。她迷迷糊糊地动了一下，躲闪着。魔王太阳穴的青筋暴突。他俯下身来，用粗壮的手抓住她右乳房的奶头，用力捏着。

这一次，安热拉醒了，并且发出痛苦的叫声，她一下子坐了起来，怒气冲冲。

“你这是干什么？”她尖声嚷道，“你就不能让我睡觉吗？”

魔王向前挪动了一下，始终是跪着的。

“让我乐一乐。”

“时候不早啦，”安热拉十分不情愿地拒绝着，“我很累。现在都几点啦？！”

魔王深邃的眼睛里流露出凶狠的光。

“那又怎么样？”他终于发火了，“我在工作！照我说的做！”

安热拉在床上胆怯地向后缩着，一面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说：

“我嗓子痛！我不停地咳了一整天。”